



時地人

梁貝爾

燈光下沒有人
喋喋不休，卻有層
層疊疊的杯杯碟碟
畫個不休。

耕田的老虎

人欲為千金之裘，與狐謀其皮，欲具少牢之珍，與羊謀其肉。話還沒說完，狐狸逃進了深山，羊也躲進了密林。後世據此典故引申出與虎謀皮。

與虎謀皮到底是兇狠事，倘或顛倒過來，虎謀人皮呢？都說談虎色變，在老虎心裏，怕是談人是色變。信陵君的門客朱亥被秦昭王丟進了虎圈，血出怒目，老虎都嚇得不敢動彈。《東周列國志》上渲染其事：

那斑斕大虎，即欲前攫。朱亥大喝一聲：「畜生何敢無禮！」迸開雙睛，如兩個血盞，目眦盡裂，迸血濺虎。虎蹲伏股栗，良久不敢動。秦王將他拘禁驛舍，絕其飲食。朱亥以頭觸屋柱，柱折而頭不破。於是以身自探其喉，絕咽而死。

朱亥者，人中之虎也。狐狸借老虎之威，震懾一山野獸。寓言有題外之旨，但虎威想必能令百獸心驚膽戰。梅堯臣作《猛虎行》長詩，說老虎之威猛，起首極霸氣，不像宋人手筆：

山木蒼蒼蒼，風淒茅葉黃。
有虎始離穴，熊羆安敢當。
掉尾為旗幟，磨牙為劍鏑。
猛氣吞赤豹，雄威攝封狼。

祖父當年告訴我，往日有老虎進村，家家戶戶閉門不出，雞犬不敢出聲，老虎走後，幾隻狗嚇破了膽，終日鬱鬱，幾天後就死了。

少時讀小說，書中人在雪地遇見老虎，馬正吃草料，一陣亂聲嘶叫，接着便亂刨亂踢，兩隻恐怖的眼睛直望着西北方叢林，頻頻地回頭望主人，求救似的。接着四腿彎彎，抖顫得站立不住了，看着就要絕望地倒下去。一聲巨



准風物談 胡竹峰

千萬年慣性使然。古人造字，直取虎前額上花紋為「王」。

古人以龍也，也視虎為神。《易林》說「駕龍騎虎，周遍天下，為神人使，西見王母，不憂危殆。」仙人得道後，往往乘虎升天。西王母安坐於虎背之上，張天師和趙公明的坐騎也是老虎。

上古時候即有武士專門馴虎，歷代有豪奢者每每畜虎以供娛樂，以助威嚴。《清稗類鈔》中卻有貴州人養虎耕田故事——

活捉到老虎，縛其四足關押起來，每天按時投食穀物，稍雜以肉。老虎起初拒不進食，飢得很了，方才稍稍吃一點。如此數日，早已餓得氣力疲憊，再拔掉虎牙，敲去趾爪，四足平貼如牛蹄。此時繼續關押牠，可以不再禁足，只需每日按時餵養。讓老虎慢慢習慣後，故意放牠歸山。可憐那老虎口中無齒，不能咬食，足下無爪牙，也不能攫獲野物，只能回到農家。農人偏偏不與飲食，再餓牠兩天，老虎只得搖尾乞憐，於是取來繩索繫其頸項，慢慢馴服，最後架上鐵犁，開始耕田，鞭打叱罵，老虎無不如命。據說老虎耕田力強而性格躁進，無牛之情，有牛之功。每日太陽下山，牛羊下來，耕虎雜處其中，與之偕行，牛羊與虎，像是兩小無猜的兄弟。此事若真，讓人為虎一哭。

幫腔

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，離開李莊的梅貽琦先生一行人又來到另一小城夾江城外。住成康旅館，「晚飯在街上一小館食炸醬麵、雞蛋，飯後至街上一茶館閒坐，聽唱川戲，一唱小生者嗓音甚好，所唱為彩樓配，惟幫腔殊不可耐。」

梅先生愛聽戲，在《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》裏是表達無遺了。梅先生藝術鑒賞力很高，愛好廣泛、因地制宜，京戲、滇劇、川劇甚至清唱、大鼓都是他日記裏津津樂道的對象，當然也有話劇，但最愛的還是崑曲。譬如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聯大開學，日記就云：「晚十點偕繆雲台夫婦再赴航校觀平劇。《坐宮》之生角嗓音中途忽啞，聽來頗難過。《法門寺》之『拾鐺』一段演者頗熟練……」平劇，即京劇。梅先生看戲，往往是主配角一一細細評來，完全投入藝術天地之中樸實無華的紀錄，也反映了大後方人民的一種娛樂生活常態。

但這川劇裏的「幫腔」，究竟屬於怎樣一種古老的文化形態呢？記得黃裳先生在《關於川劇》中說：「每逢主角唱完一句，大家（包括場面上人）都一齊應和，普通倒不覺怎樣，離亂之際的逃難的場面，聽了則頗為悽楚了。」而據我所聞，今天有些四川小鎮上自發的川劇表演場所，也未脫此古風。其實不止川劇，越劇也有幫腔。越劇的優美風流、情趣韻致，早已為人所知。電影

《舞台姐妹》裏的上世紀三十年代，雖然女子文戲班已佔主流，但女生在舞台上唱，後台還有男子的和聲，非常古雅，應該也是已經沒落的男子文戲班留下的一抹餘音。

而在周應庸所著的長篇小說《長相思》裏，這幫腔其實早就是蜀地流傳已久的一種自娛自樂的藝術形式了。其中有段極精彩的描述，不忍割捨，即錄於下，讀者諸君，由此可見昔日四川鄉間文化生活之一斑：

「路過一家茶館，聽見裏面唱圍鼓。這是一種川劇清唱。許多人圍一張台面，琴鼓自敲，自唱。只聽得裏面個男聲唱旦腔『昭君出塞』：『馬到關前難扎掙，人到分關嚇掉奴的三魂，漢天子待奴家美情分……』仲芸心笑唱詞太俗，眼睛卻看見宗周也在這些人裏，正笑着唱幫腔。唱圍圍鼓，也算小城一種消遣法。」

「這本是草台班子唱出來的戲文，一代傳一代，唱戲的又沒念過多少書。但周慕蓮唱『情探』，那詞就好得很。『梨花零落杏花開，夢繞長安十二街，夜間和露立蒼苔，到曉來輾轉書齋外，紙兒、筆兒、墨兒、硯兒，件件般般都是郎君在，淚灑空齋，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見一書來。』這是經趙堯生改過的。趙熙（一八六七至一九四八），四川榮縣人，清光緒年間進士，有《香宋詞》三卷。」

法國喜劇大師莫里哀有個名劇《屈打成醫》，題材源於法國中世紀民間故事：某富農娶了個破落騎士的女兒，他怕自己的漂亮妻子在他下地幹農活時受教士或登徒子勾引，就每天出門前打她一頓讓她哭一天。他想，沒人會愛上個哭哭啼啼的女人。傍晚回家呢，他就跪下向夫人賠罪。

日復一日，其妻苦不堪言。可巧有一天國王女兒生了急病向全國徵招名醫。使者路過她家，她想了個計策讓人折磨虐待自己的丈夫。

這聰明的妻子謊說她丈夫是個名醫。但他有個怪癖是從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醫生，除非你痛打他才承認。打人是使者的拿手絕活兒，他們勸女子不必擔心，他們自有辦法讓名醫招認。果然這粗蠢的農夫起先不承認自己是醫生，但禁不起使者的一頓胖揍而招供——與其被當場打死，還不如多活幾天看看下面的情形。到了宮廷他更不敢承認是醫生，在遭受另一頓毒打後，他被脅迫去給公主看病。沒想到公主的怪病是被魚骨卡住了喉嚨，這農夫出洋相演雜技引公主爆笑噴出了魚骨，他名醫的名聲被坐實，從此在宮廷

享盡榮華。

這類民間故事幾乎各國都有，但裏面的主題卻不一樣。屈打成醫滑稽突梯的荒唐背後洩露了那時歐洲的醫療狀況。

中世紀的西醫分為內科和外科，兩邊互不服氣。那時的內科有點像巫醫，只不過他們不用巫的術語而用「膽汁」「黏液」「氣」「元素」和「星象」等高大上術語唬人。那時候行醫也要讀醫學博士，研究的課題多介乎於神學和巫術之間，荒唐無比。他們組成了醫學會獨霸一方。其實這醫學會就是當時的同業公會，是用來欺行霸市獨攬生意的。

而外科呢，它的基本來源是理髮匠。當時所謂（內科）醫生自詡身份高貴。他們不屑於動手術、放血、治創口、診療花柳病或解剖，這些工作都由理髮匠操作。因此，那時理髮匠和外科醫生基本上是同義詞。人們有了病痛特別是外傷多不相信醫學博士而去求助理髮匠，惹起了醫學會的同仇敵愾。他們端坐書齋和高背巨椅卻生意冷清，卑賤的理髮匠竟生意門庭若市。可惱的是，這些會寫拉丁文的醫學博士雖然滿口學問但幾乎沒



如是我見

周德武

育賽場也不乏意想不到的談資。

英國首相約翰遜辭職了！既令人意外也在預料之中，畢竟出來混總是要還的。約翰遜最終因行為不檢、用人失察和撒謊成性而輸光了自己所有的政治資本，落得個眾叛親離的下場。不過，約翰遜還是天下公認的寫手，他可以靠着在唐寧街十號這三年的實責經歷，寫一本暢銷書，我們不妨期待他的第十五部著作出版。

約翰遜首相不當了，大大影響了他的心情，但一年一度的溫布頓網球賽絲毫沒受影響，反而因為決賽場上出現意想不到的選手，多了一些看點。在所有男選手中，澳洲的克耶高斯算是最具爭議的一位。這次他接受了拿得的退賽禮，居然打進決賽，讓一些球迷大跌眼鏡。

二十七歲的克耶高斯無疑是一位網球天才，「擁有最好的天賦，但卻有最壞的脾氣」，被公認為世界網壇的「壞小子」。在過去近十年的職業網球生涯中，總共掙得一千萬美元獎金，但因辱罵裁判、對手以及場上經常摔拍等行為，罰款額高達五十萬美元。不少人感嘆，一向被視為紳士運動的網球，因克耶高斯的存在而受到「玷污」，他更像一個不守規矩的公牛，這次大搖大擺地闖進溫布頓的「瓷器店」，讓人們收穫驚喜，同時也收穫網球之外的娛樂和搞怪。

溫網的決賽變成了澳洲人與塞爾維亞人之間的決鬥。祖高域想用實力證明，澳洲人搞點雕蟲小技是戰勝不了塞爾維亞人的。而克耶高斯也想向世人證明，塞爾維亞人、西班牙人、瑞士人都是「普通

人」，「壞小子」也有機會站到最高領獎台。兩人在七月十日的決賽場上的確為觀眾奉獻了一場網球盛宴。克耶高斯用自己的實力告訴世界，他的網球天賦並非浪得虛名，雖然他因自己的壞脾氣，莫名其妙地輸掉了關鍵的第三盤，與冠軍失之交臂，從一個側面說明，與最高水平的差距就是缺乏對自己的情緒管理。祖高域憑着頑強的毅力和精湛的球藝，成功實現了逆轉。他又一次捧起久違的冠軍獎盃，激動之情不亞於第一次奪冠。雖然他並不缺少這個頭銜，但這一次與澳洲人交手，有着不言明說的政治色彩。他興奮地摘取了場地上的小草，咀嚼着溫網冠軍的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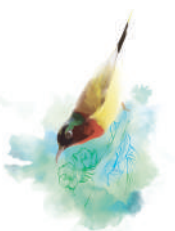
祖高域與澳洲人結下了梁子。想必大家對今年一月澳網發生的一幕還記憶猶新。由於祖高域沒有接種疫苗，本無資格參加澳網，但澳洲公開賽組委會為他開具了豁免證明，並核發了簽證。但到了澳洲海關還是遭到扣押，雖幾經周折從移民看守所獲釋，但澳洲最高法院最終還是裁定他的簽證無效，在澳網開幕前的最後一刻，將之趕出賽場，引發了一場外交風波。時任澳洲總理莫里森因為抗疫不力受到指責，而四個月之後就要迎來大選，



▲七月十日，祖高域（左）與克耶高斯在比賽後相互致意。

新華社

西醫的前身



自由談

海龍

膽敢談及內科寒熱病話題。他們譴責帕雷超越了內外科的界限，巴黎醫學會到法院去告他。幸好帕雷的醫術高超名震貴族圈，而且他是國王的御用外科醫生。儘管這樣，這場訴訟也一直熬到了國王親自下詔才把訟案註銷。

發現人體血液循環論的哈維醫生命運也不稍好。他花費十七年心血寫出的醫學巨著《血液循環論》甫一發表，就被惡誣為「Circulator」（播謠者、循環者、走方郎中），遭巴黎醫學會排斥，使他的病人銳減。

西醫進步終賴科學的昌明，也因吸取其他民族的成就。治療寒熱病的特效藥金雞納霜源自南美，但歐洲醫生一度抵制它，最後科學證明它的意義全世界用它消滅了瘧疾。早期麻醉劑的發明也跟此故事相似。中國醫學家屠呦呦青蒿素被世界承認也是醫學進步的例證。

十八世紀時有人患瘧疾寧死不肯服金雞納霜，今天有人甘冒染疫危險抵制疫苗。文明與醫學進步很難一蹴而就。文化進步的空間仍然任重道遠。